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### 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訪名花調查青陽地

龜有三足，亦有九尾。《爾雅》注云：「南方之龜有九尾，見之者得富貴。」古來麟、鳳、龜、龍，列在四靈之內，那烏龜是何等寶貴的東西。降至如今，世風不古，竟把烏龜做了極卑鄙齷齪的混名；婦女或有外遇，群稱其夫為「烏龜」。這是個什麼講究呢？大抵也有一個來歷，諸公靜聽，待鄙人慢慢的說來。從前管仲設女閭三百，以為兵士休宿之所，這便是妓女的濫觴。唐時官妓多隸教坊，設教坊司以管領女樂。那教坊中的人役，皆頭裹綠巾，取其象形有似烏龜。列公試想：那烏龜一頭兩眼，不多是碧綠的麼？還有取義的一說，是龜不能交，那雌龜善與蛇交，雄不能禁，因此大凡婦女不端，其夫便有烏龜之號。在下這部小說名叫「九尾龜」，是近來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。這貴官帷薄不修，鬧出許多笑話，倒便宜在下，編成了這一部《九尾龜》。

閒話少提，書歸正傳。且先將一個風流才子類弄登場，好為諸公解穢。正是：  
莫把酒杯澆塊壘，且將綺夢說鶯花。

且說這名士姓章，單名一個瑩字，別號秋谷，江南應天府人氏，寄居蘇州常熟縣。生得白晳豐頤，長身玉立。論他的才調，便是胸羅星斗，倚馬萬言；論他的胸襟，便是海闊天空，山高月朗；論他的意氣，便是蛟龍得雨，鷹隼盤空。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華意氣，卻又談詞爽朗，舉止從容，真個是美玉良金，隋珠和璧，一望而知他日必為大器的了。

只是秋谷時運不濟，□分偃蹇，□七歲便丁了外艱，三年服闋，便娶了親。他夫人張氏，身材不長不短，面孔不瘦不肥，雖不是絕世佳人，恰也不□分醜怪，但是性情古執，風趣全無。若在別人，原也不至夫妻反目，無奈秋谷倚著自家萬斛清才，一身俠骨，準備著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絕代名姝，方不辜負他自家才調，娶了這等一個平庸女子，叫他如何不氣？氣到無可如何之際，便動了個尋花問柳的念頭，就借著他事，告稟了太夫人，定了行期，收拾行李，便登舟往蘇州進發。

不一日到了蘇州，在盤門外一個客棧名叫「佛照樓」的住下。那蘇州自從日本通商以來，在盤門城外開了幾條馬路，設了兩家紗廠，那城內倉橋濱的書寓，統通搬到城外來，大菜館、戲館、書場，處處俱有，一樣的車水馬龍，□分熱鬧。

秋谷落棧之後，歇息了一日，不免往書場、戲館去涉獵涉獵。坐了幾天馬車，吃了兩回大菜，覺得蘇州馬路的風景不過如此。與上海大不相同，雖然燈火繁華，卻時時露出荒涼景象。日間歡場徵逐，自有那一班朋友聲應氣求，到也並不寂寞，只是到了酒闌人散之時，客舍獨居，孤燈相對，你道這樣風流人物，怎生消受得來？

一日飯後並無應酬，信步出棧望馬路走來。見那來往兜圈子的馬車上坐的那些信人，真是楊柳為眉，芙蓉如面。同著客人坐在一車的，更是佻嗔嬌笑，慎態動人。只苦的自己初到蘇州，並無熟識，只得走到一家書場名叫「餘香閣」的，走了進去，揀張桌子泡茶坐下，細細的打量台上信人。只見左首第三座上坐著一個信人。年紀約□六七歲，珠光側聚，珮響流葩，眉鎖春山，目澄秋水，那粉頰上暈著兩個酒渦，似笑非笑的低頭斂手，坐在那裡弄衣角兒。秋谷一眼看見，吃了一驚，那雙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，登時神魂不定起來，便呆呆的看著他。

一會兒，那堂信在傍湊趣，低低的問秋谷道：「這信人名叫許寶琴，名氣很大，今年尚止□六歲，唱得好一口京調。老爺可要點他兩齣？」秋谷不答，只微微的點一點頭。堂信便如飛去取了粉牌過來，並拿一枝筆遞給秋谷。秋谷提起筆來，寫了兩齣《硃砂痣》、《瓊林宴》的京戲，《賣花球》、《白蘭花》的兩支小調，頓時喊上台去。原來蘇州規矩與上海不同，點戲是當台招呼的。

那信人聽有客人點戲，抬起頭來，飄了秋谷一眼，又微笑一笑，只覺媚眼橫波、紅潮上頰，越顯得光容綽約、豐采飛揚，喜得秋谷色舞眉飛，□分得意。又見一個年輕大姐，手拿著銀水煙袋，下來裝煙，便問秋谷尊姓，隨即應酬了幾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了。

此時許寶琴抱著琵琶，彈了一套開片，背臉兒亢起嬌聲來，雖不是裂石穿雲，卻也引商刻羽。唱過一段《硃砂痣》，便把琵琶捺低一調，低低的唱那小調《白蘭花》。唱到關情之處，星眸低漾，杏臉微紅，把眼波只顧向秋谷溜來，台下看客齊聲喝采，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來。

一會寶琴唱完，對那大姐使一個眼色，那大姐便又下來裝了幾筒煙，說聲：「對勿住，停歇請過來！」便扶著寶琴姍姍而去；臨行之際，又向秋谷一笑，方才下樓去了。秋谷急叫堂信算好了帳，立起身來跟下扶梯，許寶琴還未上轎。立在門口，見秋谷匆匆的下來，含笑招呼道：「章大少，啥勿一淘到倪搭去嘎！」秋谷答應道：「我正要去坐坐，你叫大姐同我去罷。」寶琴便叫那大姐道：「阿仙，格末倪先轉去哉，耐同仔章大少要就來格□處。」阿仙答應一聲，寶琴便上轎走了。

秋谷同著阿仙一路問答，慢慢的走過了甘棠橋。秋谷早看見了許寶琴的牌子，便進門登樓，相幫叫了一聲：「客人上來！」寶琴早換了衣服，接到扶梯邊，秋谷攜了寶琴的手，同進房來。抬頭一看，房間雖然不大，收拾得□分富麗。

秋谷便在炕上坐下。寶琴敬過瓜子，細細的打量秋谷。正是二月初天氣，見他穿著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，玄色外國緞草上霜一字襟坎肩，外罩天青貢緞洋灰鼠馬褂，顏色配搭得□分勻襯。長眉鳳目。白面豐頤，英爽之氣，奕奕逼人，覺得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物，不覺親熱起來，挨著秋谷身旁坐下，應酬了一回。秋谷看他言語之間尚覺有些羞澀，便知初入青樓，不是那林黛玉、翁梅倩一流人物；又見他低顰淺笑，顧盼生憐，不由心花大放，便向寶琴說道：「我今日雖然還是第一次來，竟要在這裡請幾個客，不知房間可空不空？」寶琴笑道：「只要大少肯照應倪，是再好勿有格事體，倪阿有啥勿勿肯格？」便回頭叫房間裡娘姨，交代一台菜下去。

秋谷叫拿筆硯過來，寫好請客票，發去不多一刻，客人陸續到來。發過局票，秋谷叫起手巾，其時檯面已經擺好，大家入座。其中恰有一位客人，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，雙姓東方，單名一個瑤字，又號小松。生得儀容俊雅，眉目風流，素有璧人之目，同秋谷意氣相投，時常會面的。當下到了席中，一眼先看見了許寶琴，山花寶髻，石竹羅衣，神采驚鴻，瓊環回雪，不覺呆了一呆；又見秋谷與他非常親熱，眉語目成，又如飛燕依人，夭桃初放，便大笑道：「秋谷說蘇州地方並無相好，這位貴相知難道是天外飛來的不成？快快實說：是幾時做起，為何瞞著我們，是何道理？」秋谷尚未開口，寶琴早已兩頰通紅，扭轉身子，恰好與小松打個照面，更加不好意思，低下頭去，口中咕嚕道：「耐篤總是實梗瞎三話四，阿要無淘成，倪是要板面孔格。」秋谷聽了好笑，便道：「這位方大少，天生的不老成，沒有好話說的，你只當他放屁就是了。」又向小松道：「我向來作事從未瞞你，此處我實是今日第一回來，在餘香閣點戲之後，釘梢回來的。你不信，只顧問房間裡人便了。」那房間裡娘姨阿彩、大姐阿仙，一齊說道：「方大少，勿要勿相信，軋實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，倪阿肯騙耐嘎。」

小松聽了，方才相信，想了一想，又搖搖頭道：「我只不信。既然是今天做起，為甚你們先生的神氣，倒像與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樣，是何道理？」小松說到此際，早被秋谷捏了一把，使個眼色，小松方才住口。秋谷悄悄埋怨他道：「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。我今天初次在此請客，你便如此胡言亂語，倘被他真個板起面孔來，你我豈不大家沒趣？」小松笑道：「你不要來嚇我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只好好的叫他轉個局，我便不開口了，你肯不肯？」秋谷不覺大笑道：「原來你說了半天，是要割我的靴腰，何不早說，恰要繞著彎兒說呢？」便叫寶琴轉過去坐在小松旁邊。寶琴抬起頭來，著實釘了秋谷一眼，也不言語。秋谷又催一遍，寶琴方才對著小松說道：「方大少，對勿住，倪問搭格規矩：一幫裡客人勿做兩個格。阿好謝謝耐，勿要扳倪格差頭。倪情願吃子一杯罰酒末哉。」說罷，便叫阿仙取出一隻雞缸杯來，斟了一杯熱酒，立起身來，將杯照著小松，竟自吃乾了。」小松倒也無可再言。停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可惡可惡，我在堂子裡頭頑兒，總弄你這促招鬼不過，你總要占個上風，究竟我同你是一樣的人，難道我短了什麼不成？」說著，又問寶琴道：「你看我們兩人，到底誰的風頭好些？」寶琴聽小松說得好笑，不免面紅一笑，暗中又飛了秋

谷一眼，早被對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虛的看見，便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秋翁與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愁敵，可算得瑜亮並生，一時無兩。只是寶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，或是小翁的內才短些，比不上秋翁的精力，那我們外人就無從曉得了。」說得合席大笑起來。恰好各人的局陸續到了，彼此打斷了話頭。

酒過數巡，小松鼓起興來，便要擺五□杯的莊。秋谷微笑道：「你這種的酒量也敢擺莊？待我來打坍你的。」於是攘臂而起，正與小松旗鼓相當。旁坐一個姓吳的勸道：「五□杯太多，留幾杯等別人來打，你打了二□杯罷！」秋谷依了，便與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陣。二□杯莊打完，秋谷自己也輸了□五六杯，秋谷慢慢的喝了□杯，還有五杯，便折在一個大玻璃缸裡，回過身來遞與阿彩，叫他代飲。阿彩剛剛接過，早被寶琴劈手奪來，一口氣咕嘟嘟的竟喝了一個乾淨，面上早紅暈起來，放下杯子，那兩隻秋波水汪汪的增加了幾分風韻。小松只顧與別人搭拳，竟不理會。秋谷卻是留心的，見他杏眼微錫，桃腮帶澀，心上覺得好生憐惜，只是說不出來，便低低的合他說道：「你何苦這樣拼命的喝酒，喝醉了便怎樣呢？」寶琴微笑不答，秋谷更是魂銷。兩人相視了好一會，小松的莊早已打完。小松除代酒外，自家也喝了三□餘杯，覺得有些沉醉，從腰間掏出一個表來一看，早已指到□二點三刻了，便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散罷！好等你們兩人細細的談心。」上過乾稀飯，各人都掏出兩塊洋錢放在桌上。秋谷也取出下腳四元，添菜兩元，一齊放在台上。相幫進來收拾檯面，把洋錢數了一數，七個客人共是□四塊，一總二□塊洋錢，便高叫一聲：「多謝各位大少。」拿了洋錢出房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你道此是什麼規矩？原來姑蘇書寓規條，大凡請客，須每位客人出檯面洋兩元，謂之「丟檯面。」朋友請吃花酒，若非素日知己，不肯到場。因非但賠貼局錢，又要現丟檯面，絕非上海請吃花酒，客人到了就算賞光的風俗。再加上上海碰和一概二□元，蘇州卻無論長三么二均是八元。以前上海青樓風俗，凡生客進門，信人必唱京調或小曲一支，名為「堂唱」，恰須現錢開銷。現在上海此例已除，姑蘇卻至今未改，這是蘇、滬不同之處，在下預先一一申明，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。

只說客人散後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，就在那裡借了一夜乾舖。名說乾舖，只怕明乾暗濕也未可知，不在話下。

秋谷睡至晌午，方才起來，洗漱已畢，待要回棧，寶琴叫相幫到正元館端了一碗一錢六分生炒雞絲麵來，讓秋谷吃了；又親自替秋谷梳了一條辮子，方才放他下樓，又叮囑他晚上要來。秋谷一一答應了，自回棧去，仍就睡了。約至三下鐘，方睡醒起來，隨意吃些東西。正待出去，只見許寶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進來，道：「章大少，阿是剛剛起來勒？倪先生到書場浪去哉，請耐去點戲。」秋谷也無可不可的，回了阿仙走到餘香閣。

正待上樓，只見一頂信人轎子停在門前，眼前覺得毫光一閃，走出一個信人來，穿一件黑地銀花外國緞灰鼠皮袄，下襯品藍花緞褲子，玄色緞子弓鞋不到四寸，眉眼雖比許寶琴略遜，那一種的丰姿嫵娜，骨格輕盈，卻比許寶琴更加嬌媚。秋谷立在扶梯邊，一直等到他上了樓，目光尚有定定的，被阿仙從後推了一把，道：「阿是看得頭裡向有點渾濁淘哉，快點上去哩！」秋谷被他一推，嚇了一跳，不覺自己好笑，便走上扶梯，揀一個座位。剛剛坐下，堂信早送了點戲牌過來，秋谷且不點戲，問著堂信，那外國緞襖的叫甚名字。堂信道：「他住在談瀛里，名叫花雲香，還是新近從上海來的，章老爺可要也點他兩齣？」秋谷要過筆來，便寫了《二進宮》、《龍虎鬥》、《探寒窯》、《劉美案》四齣，都要花雲香與許寶琴兩人合唱。

堂信喊了上去，花雲香聽得分明，回頭一看，就是樓梯邊的相遇人，不免低頭一笑，隨叫娘姨下來裝煙。許寶琴卻著實的釘了秋谷一眼。秋谷雖也看見，並不理會。花雲香先了和弦，唱出一段《二進宮》，許寶琴隨接唱下去，唱到末尾一句，兩人一齊背過臉去，把琵琶放高一調，全用輪指合唱。那一聲搖板卻唱得頓挫抑揚，□分圓穩，秋谷喝一聲采。隨後又合唱了一齣《劉美案》，許寶琴便先起身走了。只有花雲香又獨唱一齣《探寒窯》，那喉嚨愈唱愈高，愈高愈亮，唱到極高之後，一落千丈，就如銀瓶落井一般，落到一半卻又陡然提起，又如鶴唳入雲，聲聲搖曳，真是珠喉遏月，逸響回風，只聽得台下喝采之聲轟然不絕。秋谷異常得意。花雲香唱完之後，方才立起身來，正走秋谷面前經過，向秋谷點一點頭，下樓去了。

秋谷見他走了，無精打采的付了帳，慢慢的下來。才到樓下，不防阿仙候在門口，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，一直拉到甘棠橋，進門推他上樓。只見寶琴欲笑不笑，一付尷尬面孔，道：「章大少，耐倒有功夫到倪搭來坐坐，啥勿到花雲香搭去嘎！」秋谷聽了笑道：「你們這班人實在難說話得狠。叫了我來，又叫我到別處去，我就依著你的吩咐，到花家去。」說著，假做回身要走，早被阿仙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耐阿要好意思格！花家裡明朝去未哉，倪搭小場化，委屈耐點阿好？」寶琴接口說道：「耐放俚去囉，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。」秋谷呵呵笑道：「你們不要我去，也就罷了，何必做出許多生意筋絡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坐下。

寶琴問道：「阿要吃夜飯哉，就倪搭便飯，去叫仔兩樣菜阿好？」秋谷正待寫菜去叫，只聽樓下喊聲「請客」。把請客條子遞將上來一看，原來是小松請到如意里金黛玉家，上面寫著：「容齊坐候入席」，秋谷便立起身來。阿仙便說道：「章大少，阿要帶局去罷，省得來叫哉。」秋谷點頭道：「也好。」因如意里與許家只隔一橋，便不用轎子，催許寶琴換好了出局衣裳，二人攜手出門。

到了金黛玉家，問了房間，恰在樓下。小松早在房門口招呼，進房坐下，滿房客人都與秋谷相識，不用套談。小松見秋谷同著寶琴，便道：「你帶局來，倒也簡便，可還叫別人麼？」秋谷因叫小松代寫了一張花雲香的局票，一同發去。

少時，大家入席，花雲香早嫵嫵其來，進房含笑叫了一聲，便坐在秋谷身後。秋谷不及應酬，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妝束，只見他：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穿一件蜜色皮襖，襯一條妃色褲子。風鬟霧鬢，雖非傾國之姿；素口蠻腰，穩稱芳菲之選。那邊小松見了花雲香，也打量了一會，忽嘆道：「不好了，又被你搶了一個去了！怎麼我到處留心，總沒有好的；你遇見的呢？」秋谷道：「你為什麼總是這樣脾氣？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，勸你少說兩句罷！」說著，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，眾客人的局也來了。花雲香先唱了一齣《取成都》，唱完了，對秋谷說聲「獻醜」，秋谷說聲「辛苦」，便慢慢的談起來。兩人咬著耳朵不知講些什麼。許寶琴卻看著冷笑。偶而秋谷回過身來同寶琴說話，寶琴卻只是扭過身去，不肯理他。

秋谷正在沒做理會處，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與秋谷照杯，又笑道：「知己希逢，佳人難得，你快乾了這一杯。」秋谷猛然聽得，觸起他的心事來，長歎一聲，舉杯一飲而盡，口中高吟道：「此時此景不沉醉，豈待三尺蓬蒿墳。」與小松彼此相對黯然。停了一回，小松方勉強笑道：「我們原是尋樂的，怎麼倒尋起煩惱來呢？我與你還是喝酒罷。」秋谷也不回言，自己斟了一杯，又高吟道：「今日少年若長在。古之少年安在哉？」就又乾了一杯。

花雲香看見秋谷無故不樂，心中覺得□分難過，卻又替他不得，便咬著秋谷耳朵道：「耐勿要煞死個吃酒哉，到倪搭去坐歇罷。耐坐仔我個轎子去阿好？」秋谷只點點頭。花雲香便叫自己的轎子來，親手將秋谷扶在轎內，自己也立起身來，跟著走出，叫一部東洋車，傍著轎子同走。秋谷也不顧許寶琴，竟自到花家去了，連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。正是：

名士風塵多涕淚，美人香草寄牢騷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